

火红的七十年代

之

雷阵雨

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也是一段寂寞的岁月，更是一个萧索的年头。

雪屏著

火红的七十年代

之

雷阵雨

雷屏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红的七十年代：雷阵雨 / 雪屏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0443-6

I. ①火…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7919号

火红的七十年代：雷阵雨

雪屏 著

责任编辑：许 彬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443-6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19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1	第六章
50	第七章
57	第八章
63	第九章
68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87	第十三章
96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07	第十六章
111	第十七章
118	第十八章
123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9	第二十一章
144	第二十二章
149	第二十三章
153	第二十四章

目录

159	第二十五章
166	第二十六章
173	第二十七章
176	第二十八章
180	第二十九章
192	第三十章
199	第三十一章
212	第三十二章
222	第三十三章
225	第三十四章
228	第三十五章
233	第三十六章
238	第三十七章
244	第三十八章
249	第三十九章
252	第四十章
259	第四十一章
263	第四十二章
266	第四十三章
270	第四十四章
275	第四十五章
280	第四十六章

第一章

两个过冬的蚰蚰在一起，咬毗得要多厉害有多厉害。

两个掐架的公鸡在一起，打咕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要是两个大闺女在一起，可比蚰蚰和公鸡扑腾得欢实多了——秋云和丽娟就是。俩人投脾气不必说了，就是穿着打扮也一模一样，一概是一身蓝涤卡，两只黑套袖。别瞅着她们亲家长亲家短地招呼着，就以为这是俩娘儿们家，其实才不，人家可是实打实的大闺女，还没出阁呢，攀个亲家不过是闹着玩儿罢了。闹着玩儿又不犯法，是吧？

她们也就是背后敢这么放肆，要是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立马就蔫了，臊也能臊死她们。

居委会的洋炉子烧得特旺，把窗户上结的冰花都烤化了。俩闺女叽叽喳喳老半天，一看表，到点了，竟不见开会的人来报到。耿代表迟到吧，还情有可原，六十好几，蹦跶不动了；那么燕宁呢，才三十郎当岁，正是能扑腾的岁数呀！早知道不着急，就用不着紧着扒拉两口饭往这跑了！

她们俩那个后悔呀，要是拿一块棒子面贴饼子来多好，搁炉篦子上烤糊嘎吃，一准喷香。

她们叨咕得都累得慌了，门外才哩哩啦啦有了脚步声，俩人想好了，非得跟后来的人掰扯掰扯，把迟到的理由说个清楚，拉客观可不行。俩人开门一瞅，傻眼了，该到的倒是都到了，却个个耷拉着脑袋蹲在那儿哭天抹泪。这就奇了怪啦，形势一派大好，号什么丧啊，这是。

“耿代表以身殉职了。”有人擦了擦鼻登哈拉子说。

“夜几个他不还欢蹦乱跳的吗，八下里去选拔活学活用的典型代表，今几个就说他……这是谁造的谣啊？”秋云嘟囔了一句。这太意外了，搁谁听了谁也不信。

“真事，我们刚给耿代表穿好装裹衣裳，搭好蒙脸被，后边的事都由他原单位接手了，”又有人找补了一句，同时还用嘴呵了呵双手，再交相搓了搓。这个冬天有点冷。

“这么大的事，怎不知会我们半边天一声呀？”丽娟埋怨道。

有人接茬说：“没出门子的闺女家，少往不吉利的去处凑合。”

“够了，我们别戳在这儿嚼破来嚼破去，进去开会吧，还是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吧。”刚从学校退休的许老师沉着一张狮子似的脸子，就跟谁招他惹他赛的。

“是啊，是啊，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其他老几位也跟着拨楞着脑袋瓜随声附和道。

丽娟可没心思听他们这些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言碎语，她前后左右寻摸一遍，发现与会者少了一位，就问道：“燕宁姐呢，她怎么缺席啦？”

“那谁知道啊，不像话，也不请个假，简直是太无组织无纪律了！”许老师没好气地说。他脸色白不吡咧，跟挂了一层面醪赛的。

“大概其是有急事吧？客观原因常常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秋云说，她顺便揉了揉拔裂儿的手背，这都是给外贸编草篮磨的。

“就她有事，我们这么些个楼长就没事啦？我看还是这里——有问题，怕是有野心了吧，”许老师指了指脑袋，“哼，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一屋里的人都不吱声了，大眼瞪小眼，像是拿拔龙糖粘住了牙。除了许老师，怕是谁都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蹲肚拉稀的猫腻儿。

巴黎公社大街原来不叫巴黎公社大街，而是叫赤峰道。大串联的红卫兵到这儿，把赤峰道的路牌用油漆涂了，改成巴黎公社大街，理由是要反帝，因为这里殖民地时期曾是法租界，那时候这里叫凡尔赛大街。叫什么，老百姓都不太在乎，在乎的只是邮递员，骑着破自行车拿着信和电报不知往哪儿送。

巴黎公社大街总长起码有二里地，打海河边起头，到渤海大楼拐个弯儿，一直再延伸到墙子河那头，远了去了。秋云和丽娟她们所在的这骨节，正好是坐落在黄牌电车终点站的站点上，现在电车停了，铁轨也扒了，可是站房还完整地保留着，就在把角儿上，已经成了标志性建筑，做居委会的办公室正合适。早二年，这里叫井冈山战斗队占领过一阵子，没几天被对立面组织扣了一顶“形左实右”的帽子，给赶走了。

这个居委会管辖着八座楼、一条胡同和一个给外贸进出口公司编草篮的编织组，楼都是哥特式的楼，以前是法国洋行，门廊和窗框上的花饰早就叫造反派砸了。胡同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最尽头的那栋大房子据说早年是海关税务司藏书的地方，现在归编织组当车间了，到冬景天，老娘儿们把白麻叶大白菜都码这儿，这儿通风好。

以往这地界都是耿代表的势力范围，他整天拖拉着一条瘸腿溜达来溜达去，另一条腿埋在朝鲜的土坷垃下面了，没跟他一块回来。老头嘴里总嚼着崩豆，一听见嘎巴嘎巴脆响，就知道是他来了。别瞧他又瘦又矮，手上却有把子力气，掰腕子谁都掰不过他，十个八个小伙子跟他较劲，白给。他手下除了八个楼长，就是编织组这一群老娘儿们是嫡系了，所以，他自称是娘子军连连长。

街上最显眼的是一所幼儿园，幼儿园最显眼的是一个大操场，操场上有压板，有转椅，以及滑梯，这所幼儿园是五十年代照着苏联的模式盖的。可惜不在耿代表管理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不是没抱着热火罐试过，试着劝园长把幼儿园归街道，园长叫他找市革委会主任去，除了市里，谁说了也不算。他末了骂了那园长一句“白吃饱”就走了，到现在两人走个对脸儿，还是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挨着幼儿园的那家卖棒槌饅头的早点部和卖槽子糕的点心铺，也是这种情况，耿代表就拿他们当眼中钉肉中刺，爆米花的和捏糖人的来了，他就轰他们到早点部和点心铺门口堵着去。

耿代表做了十几年的基层领导，居委会的墙上挂着一大溜奖状、锦旗，可对他

的评价始终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两样，老娘儿们嫌他官僚作风，斥打起人来叮当五四狠着呢，不哭一抱不算完；老爷们儿们却都夸他为人正派，尽管是个光棍汉子，也从没见他跟谁使眉弄眼、吃甜咬脆，让自家娘儿们跟着他做营生，放心，不嘀咕……

耿代表的突然病故，不啻平地一声雷，整条街都吓了一跳，会不会因此而叫这条街前进的步伐脚下绊蒜呢？难说。

“风这么大，备不住燕宁来不了啦，”有人说。因为抽烟太多，也因为炉火太旺，他和屋里其他人的嘴唇都暴皮了。

“不管她来不来，我都要等，”许老师解开中山服靠脖领子的纽扣，“我倒要看看，她有嘛背人的勾当。”

这时候一阵风一样的脚步声传来，跟着就是一个风一样的女人翩然而至，一边摘下毛线围脖，一边嘴巴不识闲地说：“你们出去瞅瞅啊，孩子们都在打雪仗，热闹着呢，还堆了雪人。”她眨巴着晶亮的眼睛跟各位打了招呼。八成是屋里暖和，刚才冻得煞白的脸颊，开始泛起红晕。

“你难道没瞧见大家伙都在等着，你落忍吗？”许老师觉着她太不觉闷了，越发地气不忿了，说出话来就不免带着呛鼻子的火药味。

“就是怕你们等，我才巴巴地赶回来。”

木匠出身的赵维刚是个有名的老鳘儿，平日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见燕宁还是这么轻松愉快，就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知道咱们街道的耿代表死了吗？”

燕宁点点头说：“知道啊，他咽气的时候我就在他跟前站着呢。”

听她这么说，许老师又吃味了：“临死，耿代表留下嘛遗言没有？”

“没有，光嘱咐我把原单位的联二桌和铺板退还给人家，说那是国家财产。”

赵维刚皱着个眉头问：“耿代表死了，你好像一点儿也不难过？”谁都知道他的孩子多，一字排开，够一个班，据说他们两口子感情好，结婚二十年了，只要条件允许，没一天不在被窝里腻呼。按辩证法说，腻呼得多，孩子就多，耿代表生前没少给他贴补粮票，所以他最感激耿代表。

“我难过的时候早过去了，”听了这话，燕宁正从军挎包往外掏东西的手抖了一下，僵住了，就像被数九隆冬的寒冰冻上了一样，“他半年前就查出来长了瘤

子，还是毒性的，一直瞒着大家伙，不让人知道。”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许老师本来正拿一支美帝产的派克钢笔在纸上乱划拉，突然手一哆嗦，掉了，掉在砖地上，把尖儿钝了，他心疼得要命，这可是他初恋情人给他的定情物啊。他的初恋情人是他北洋大学的同学。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燕宁一边回答着，一边掏出一张地图，往墙上贴，也许是被许老师他们问得心烦意乱，也许是天凉，忘了戴手套，手冻拘挛儿了，反正是几个手指头不分流儿了，贴了半天，也没把地图贴上，还是秋云帮忙才拿扣钉给钉上。那张地图够个儿，差点儿占了一面墙。

许老师他们几个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还是不依不饶：“为嘛他有事只告诉你，不告诉我们呢？”

“那就知道了，你问他去吧。”燕宁说。错非是她，要是换个别人，老这么审问，早翻脸了。

“他下阴曹地府去了，我们怎么找啊？”几个人噤着燕宁口太冷，都浑身刺挠起来。

“那还不简单，敲阴曹地府的门去呀。”丽娟逗了句闷子，她早就膈应面前的这几个大老爷儿们光臭嚼乱倒了，一点正文也没有——嘛玩意儿。

“好了，好了，别抬杠了，该做正经营生了。”燕宁拍了拍巴掌，把伙友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

几个人也觉得这么逼燕宁，纯粹是捏窝窝，显得太穷势了——总归是街里街坊三老四少的，所以，也就清汤寡水地说：“行，你说你的，我们给你个耳朵。”

“这张地图都看见了吧？”燕宁背对着地图挑着大拇指哥说，“这是咱们区的全景图，中间靠左手插着小红旗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儿，区领导交给了我们和道南的居委会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少白话两句啦，就直来直去地说，交给我们嘛任务吧！”蒸饼他爸爸天生一个爆竹捻脾气，又爱凿死铆子，先就耐不住劲了，着急百怪地催促道。

“任务是嘛，现在还不能公开。”

“你看，这不是猪八戒嚼砂锅嘛，只顾自个脆崩，不管人家听着牙碜不牙碜，”几个楼长一听她这么说，马上就炸了，你一句，我一句，就呛呛开了，“你纯是拿我们爷几个找乐，又不是造原子弹，值得这么打马虎眼嘛！”

“上边吩咐，正式文件没下达之前，暂时保密。”燕宁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

“对谁保密，对我们？你别忘了，我们可都跟你一样是街道积极分子，是楼长。”

“哎呀，”秋云跺了跺脚说，“燕宁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都把我给闹糊涂了？”

燕宁难得一笑，她只有在恼火的时候，两个嘴角才会往上翘：“我今天不是上区里开会去了嘛，是区长亲自主持的，我一进去看见好多的解放军战士把守，吓了一跳，以为又把哪个走资派揪出来了，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结果，不是……”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究竟是嘛？”蒸饼他爸爸说句话，比蒸馒头擀面还使劲，没办法，天生一副破锣嗓子。听说，他跟他老婆说句悄悄话，一楼人都能听见。

“是领导不让公开，让公开我早就公开了。”燕宁为难地说。

“上区里去开会，我们怎么不知道，就你知道？”也怪了，平时的许老师一开会就打蔫儿，今儿个跟捣皮拳的拳手赛的上蹿下跳，蹬梯爬高。

“本来该耿代表去，可是他病太重了，滴拉甩挂地爬不起来，就派我代他去了呗。”燕宁虽然心里起火，但还是耐心细致地给许老师做思想工作。

“这我就不明白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楼长，你也是楼长……”许老师不愧是老师，上下嘴皮子就是好使，夠喽都能夠喽出一大串道理来。

可是，燕宁没等他夠喽完，就把军挎包挎肩膀上，抱歉地哈了哈腰：“又到点了，我还得去，规定会期是三天，大后儿才能结束。”其实，离开会钟点还有一阵子呢，她就是烦面前这伙子人鸡吵鹅斗，激事挠对，干脆，溜之大吉，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秋云追在她屁股后面，嘱咐了一句：“精心着点，地上都是雪，滑吡溜的。”

燕宁冲她挤咕挤咕眼儿：“知道了，我穿的是骆驼鞍儿的鞋，你放心吧。”

坐山雕都走了，八大金刚还守着威虎山有嘛意思？在座的老几位也都纷纷离座，走，家去。就许老师狡皮赖，屁股不挪窝，在那吭哧憋肚。他自个儿也纳闷，本来跟燕宁处得不错，怎么耿代表死了以后，他就越看她越挨咕，越看她越不顺眼

了呢……

燕宁出门奔左手的点心铺，直到现在她还饿着肚子呢，买二两点心渣吧，垫补垫补。买点心渣有个最大的好处——免收粮票。

没走两三步，就被人拦下了，是老郭家的大小子郭成，跑得一头的汗，双耳棉帽子都卤了，腾腾冒热气：“宁姐，听说陈占栋家的闺女回来了！”

“回来好啊，”燕宁把郭成敞着怀的二十大棉袄的扣子给他系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来了，小心着凉，都是大小伙子了，还跟个蚂蚱赛的蹦跶，回去告诉陈占栋家一声，我开完会就去他那串门。”

郭成还想跟她再凿补两句，她已经走了……

第二章

燕宁刚到二楼的过道，就听见陈占栋媳妇咳嗽痰喘的声音。燕宁知道，陈占栋一直在涉县铁厂做活，个把月才回来一次，家里都是他媳妇大包大揽，一个娘儿们家整天这么抓挠，不易。

好在要是她闺女回来了，好歹也能帮她一把，就是不能顶门立户，打个补丁总行吧。燕宁想到这儿，面前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张长了小雀子的天真顽皮的脸，以及那对元宝耳朵和那个豁拉嘴……

过道那头，谁家把月科孩子的尿裤子晾外边了，眼瞅着天就黑了，怎么不赶紧收了？天津卫的规矩是，尿裤子不能在外边过夜，怕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鬼呀神呀什么的，对月科孩子不好。燕宁顺手给摘下来，送屋去。晾着的裤褂被罩儿就不管它了，那些个玩意儿禁沾。

“吃了吗，闺女？”有人招呼她，她一抬头看见老婶趴在窗前，“吃了，您呢？”老婶原来是法官，后来因公致残，只能坐轮椅，她与社会点的唯一接触点就是这个窗户。老婶很慈祥，跟谁都笑眯眯的，所以人缘也不错，取个报纸拿个奶都有

人主动帮她。

燕宁敲敲陈占栋家的门，不见应声，就进去了，瞧陈占栋媳妇拿个小板凳，就地坐当屋里，灯也不开，包了一半的菜团子就摞盖帘儿上展览着。燕宁抻了一下灯绳，跟手屋里就被十五瓦灯泡昏黄的光所笼罩。

“听说闺女回来了，去哪儿了？快招呼来叫宁姐瞅瞅，可把我想坏了。”燕宁拍打拍打陈占栋媳妇的膝盖，膝盖上净是窟窿眼儿，也不赶紧补补，可见陈占栋媳妇治家比赵维刚媳妇差远了，人家就没这么邋遢。

搁在平时，来串门的，陈占栋媳妇早就迎出来，伺候你宽宽衣，怕屋里太热，出去叫冷风拍着，可眼巴前倒好，她光顾着低头抓痒痒，愣是一言不发。“怎么着，是不是月初花亏了，月底扛刀了，愁着不知拿嘛犒劳咱闺女？”燕宁寻开心说。

谁知，陈占栋媳妇哇地一嗓子哭起来，把窗台趴着的老猫吓得喵的一声跑了。

赶在这根节儿上，搁谁，谁都是张天师让鬼魂迷住了——有法也没法了，戳在那儿，傻了，不知是放盐还是放糖，这道菜才能够口儿。“怎么着，闺女回来了，你不高兴？”

燕宁做梦也没想到，她这话简直就是把刚扣嘎儿的伤口揭下一层皮，又洒了一把盐面儿。陈占栋媳妇指了指梧桐柜，哆哆嗦嗦对她说：“那不是，我那可怜的闺女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摆着呢。”

梧桐柜上摆着个骨灰盒。

“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啊，咱闺女不是在易县插队吗，不是还得过奖状吗？”燕宁瞅着骨灰盒一阵一阵地打激灵。当年，闺女刚接到插队落户的通知书，怕自个儿身子骨太软，不愿去，她妈就劝她：年轻人不受点磕绊，就成长得不壮实。可街坊们背后都说陈占栋的媳妇是替儿子拨拉算盘，闺女要是下乡了，儿子就可以留城了。

“这个小冤家可坑死为娘的了！”

“歇歇，你歇歇，”她这么一哭一闹，燕宁的眼窝也跟着潮了，“先告诉我，闺女怎好么眼儿的就没了，告诉完了咱娘俩一块堆哭。”

“这不是吗，说闺女他们炸山破石料，有个哑炮，点了捻没响，她去查看，结果突然炸了。不怪受潮的炸药，也不怪点炮捻的社员，就怪闺女她爸爸贱骨肉，窝

窝囊一辈子，要是他有路子，我闺女能干那苦大力的活计吗？小小年纪，尖嘴猴腮，吃累呀。”陈占栋的媳妇越琢磨越伤心。开始，闺女被分配的是到服装厂，离家不太远，一家子还吃了一顿打卤面庆贺了一番，谁知，接着报到单一看，却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原来闺女的名额叫一个民政局的干部的千金给顶了。

“当初就不该让闺女去报到，跟他们挣歪！”

“咱一个平民百姓，除了转腰子，一点辙也没有，后来管分配的领导说，闺女去了那儿，我家陈金生就可以不上山下乡了。”

“唉，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就把闺女的小命搭出去了。”燕宁这话都溜到嘴边了，一寻思，有点戳人肺管子，就又把话咽下去了。“幸亏你身边还有个陈金生，孩子懂事，对你们两口子也是知疼着热的，知足吧。你别跟别人比，就跟我比，我绝户一个，遇事光剩嘬牙花子了……”说着说着，她也难受起来，身子一侧歪，扑到了炕头上就痛哭起来。说实话，其实她觉得世界上没有谁比她更凄凉的了，她是埋心底不说就完了。

“他宁姐……”这么一来，陈占栋媳妇倒不言声了，反过头来安慰她，“孩子反正也活不过来了，你淹心也没用。”

俩娘儿们哭一程子，说一程子，说一程子，再哭一程子，直到嗓子哑了，眼睛肿了，胳膊腿儿也都抽筋了，才觉得痛快多了，拧了手巾把儿相互擦了擦，算是告一段落。

“他宁姐，我闷得慌，想出去找个事由做做，你看街道能给安排不？您费费心。”

“家里这后勤谁管？”

“我怕总在屋里憋屈着，我会疯掉的。”

燕宁发现，才几天的工夫，陈占栋媳妇老了起码二十岁，也茶了好多。“你半辈子围着锅台转，冷不丁出去受累，怕你受不了。”

“天天守着闺女的骨灰盒，我更受不了！”

“依我，还是把闺女的骨灰安置到殡仪馆比较好。这是我的看法，说得对，你听；说得不对，你就当我满嘴跑火车。”燕宁说。

“不价，我再也不让闺女离开这个家了，”陈占栋媳妇泪汪汪地说，“我错过一回，不能错第二回了。”

“我懂你的心，你是闺女的好妈妈，来世她还给你做闺女。”

临走，陈占栋媳妇说陈占栋回来了一趟，单位只给三天假，所以，蘸个糖墩儿就走了。儿子则是到海河边给他姐烧纸去了，这么老半天也没回来。“我早晚得把顶替了我闺女服装厂名额的那人找着，饶不了她。”陈占栋媳妇说。

从陈家出来，燕宁心里头泛着一股子苦涩的味道，有点打蔫儿。不知哪家两口子正吵秧子，吵得快把房顶子都挑了，她也怠答不理，懒得管。这趁子，净是堵心事，一沓接一沓，排着队来。这次在区里开会，又听说要打仗了，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听说苏修蠢蠢欲动，企图发动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上级领导教导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要是真的打起来，这楼的老老少少可怎么办呀，愁得慌！

燕宁哭了一个溜够，哭得实在太累了，饭也懒得吃，扒拉两口烩饼，穿着衣裳就躺下了。那饼都四天了，再不烩了非长毛不可，可惜了。

哗啦，楼下不定谁家的窗户玻璃被砖头砸碎了，接着就听有人骂：“哪个臭流氓这么缺德？”这是雅蒙的声音。这疯闺女去沧州插队落户了，可没待几天就跑回来一趟，成天价倚着门框子磕转莲子，总跟大老爷们儿贫嘴寡舌，招惹是非。

燕宁早就惦记着劝劝她了，可是一见她拾掇得花枝招展的那个四哼，头发还梳成三尾巴腔子式的，打心眼儿里就腻味，所以没劝成。

这又不定招惹哪个二流子，跑来砸她们家窗户了。燕宁翻个身，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去淘那个神。

这时候，有人敲门，燕宁有点晕斗，真不愿动弹，她就想把脑袋一蒙，四仰八叉着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吱扭——来人竟径直进来了，揉了揉叫她：“燕宁姐，我坐了一壶开水，你烫个澡吧。”

“哦，原来是秋云哪。”燕宁知道，自打秋云的爸爸妈妈下放到五七干校，她家就一个亲的热的都没了，这么一来，倒把她磨炼得勤谨了，强梁了，嘴一份手一份。“要烫澡你烫，我就想偎偎窝子。”她说。

“躺那儿又想姐夫了吧？”秋云撂下水壶，俯下身子，脸对脸地审问她，“你敢说你没想，我愿跟你较火，谁输了，谁请客，请一个肉丸儿的饺子。”

“我想他？想他有嘛用？想他就能把他想回来了？唉，”燕宁叹了一口气，

“少跟我要贫嘴吧，我头疼，头疼得像是要裂开了一样。”

“去，去，你就别装了。”

燕宁注意到秋云今几个有点特别，两道漆黑的娥眉比平时挑得更高，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比平时闪得更亮，两腮泛红，雪花膏搽得也比平时多，不用说，一准是有事，一准还是有花呀柳呀那类的事。

“晚饭吃的什么？”燕宁往炕头里头挪了挪，腾出地界，让她也躺下。屋里冷，炉子没封严实，刚灭了。

“我吃的是清酱泡干饭，”秋云说，“多给点被，让我热乎热乎吧。”

正这会子，灯突然黑了，燕宁乐了：“怎这么寸，又停电了，你不来，也不停。”

“你少屈赖我，停电又不是我拉的闸，”秋云掐了燕宁一把，“你没听说吗，咱们每个礼拜节电两天，都支援给战备工地了，墙子河那儿昼夜加班地干，你又不是不知道。”

“停电倒也不错，正好借着黑灯瞎火的听你说说悄悄话，”燕宁嘴上这么叨咕，心里却在想：再过两三天，咱们这儿也得跟墙子河工地一样了，我的傻闺女，你也跑不了，也得染这么一水。

“你净嚼舌头，我能有嘛悄悄话可说的？”秋云撅着个嘴巴说道。

“算了，别跟姐姐绕脖子了，你当我俩眼是瞎窟窿，看不出来呀！”燕宁戳了秋云一指头，“我妹子长得俊眉俏眼，肉皮子也白净，怎么可能没有男同志来跟我妹子结成战斗友谊呢，是吧？”

把秋云臊得抬不起头来，一下子扎进燕宁的怀里：“瞧你说得多牙碜呀，要不说结了婚的人都不能理呢，脸皮又厚，嘴上又没把门的。人家只不过是刚刚认识，跟他还不熟，所以根本谈不上嘛战斗友谊，单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瞧你人模狗样的，骗谁呢，”表面上燕宁在跟秋云逗弄，其实心底酸不溜丢的，但是她一辈子也不会把这种感觉告诉给任何人，包括秋云，“你说，今几个是不是跟你那位电影院的电工见面了？”

“姐，这么多年你打过姐夫没有？”秋云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当然没有了。”

“我今几个打了他一嘴巴，他捂着腮帮子，都傻了。”秋云捏着嗓子说。